

第13届华语青年影像论坛上,蔡尚君、郑大圣、董越、李睿珺、卫铁论道青年导演群体——

# 拍电影的初心是喜欢,放下焦躁和名利心

□本报记者 李博

本期观点

自2010年票房规模突破百亿元大关后,中国电影产业增速不减:2016年达到455亿元,成为继北美之后的全球第二大电影市场;2017年银幕总数超越北美,成为全球银幕数量最多的电影市场;2018年第一季度,国内电影票房超过200亿元,终结了多年来北美电影市场一直称霸全球的局面。

在中国电影蓬勃发展的时代大背景下,青年导演群体一直是最令人惊艳的一抹亮色——近年来,从《我不是药神》《西虹市首富》《前任攻略3》这样的卖座影片到《路边野餐》《八月》《北方一片苍茫》《路过未来》这样的文艺佳作,青年导演执导的一系列影片不仅为中国电影市场增添了活力与动力,更为中国电影的类型拓展和风格创新作出了巨大贡献。在日前举办的第13届华语青年影像论坛上,蔡尚君、郑大圣、董越、李睿珺、卫铁等导演就当下电影市场环境、青年导演创作、市场与艺术的关系等话题展开了深入的探讨。

## 限制不是羁绊,毫无限制才是不负责任

对于当下蓬勃发展的中国电影市场,威尼斯电影节最佳导演银狮奖得主、电影《人山人海》导演蔡尚君并不盲目乐观:“票房是连年增长,但纵观近两年来真正有分量的优质电影,还是凤毛麟角。”他表示,电影并不以票房论英雄,“在百余年的电影历史长河中,人们往往不会因为票房的数字而记住一部电影,观众铭记的永远是那些伟大的作品和作者。”

面对目前中国电影市场空前繁荣的状况,蔡尚君直言个体创作者尤其是青年导演必须要“保持警醒”。“一部好电影,应该是在水落石出之后还能留下其他东西,要有美学和哲学层面的思考。”蔡尚君说,“作为青年导演,应当保持文化与观点的多元化和独立性,不管外部的市场怎么变化,最重要的还是电影本身,还是你所要表达的东西。”

蔡尚君执导的电影作品并不多,但无论处女作《红色康拜因》还是第二部作品《人山人海》,都在各类国际电影节上颇有斩获。学戏剧出身的他认为,电影一定要与创作者的生活、内心世界发生关系。但与此同时,他也认为资本介入电影市场本身并没有坏处,反而为青年导演提供了更多的创作机遇:“电影创作其实是一个自我选择的过程。在资本狂欢的时候,一个导演如果能够跟它形成一种更好的交互关系,而不是单纯地被它所左右,是最需

要创作者智慧的。”

蔡尚君提出的创作与资本的关系问题,令电影《村戏》导演郑大圣感同身受。现如今,很多青年导演都会向郑大圣抱怨,认为那些来自各方面的限制,令自己被束缚了手脚,完全无法展现艺术才华。但在郑大圣看来,这些限制对于一位青年导演而言,非但不是坏事,反而是好事。“导演应该十分认真地对待这些限制。”创作过大量极具探索精神影片的郑大圣坦言,自己并不在乎资金来自什么背景,也不会因为审查的条条框框而感到烦心,“因为只要精神是独立的、思想是自由的,我就能让艺术的花朵绽放出来。”

郑大圣直言,如果一个导演想纯粹地表达完全个人化的观点,那么不如用手机拍摄一部电影,让它在私人的朋友圈里流传。“一部电影作品只要进入公共放映空间,就必须要有限制,因为没有限制的作品,既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任,也是对观众的不负责任。”郑大圣说,“我们应该做的是,在限制中寻找更高级的表达方式,在限制中不断提升自己的艺术修养,从而让作品能被更多的观众更好地接受。”

## “故乡”和“行走”是创作的两大“法宝”

去年冬天,导演董越在北京当代Moma影院放映完自己的电影《暴雪将至》后,一个女孩找到了他,并以局促不安的语气对他说话,自己是刚刚从美国一所大学毕业的电影专业学生,回国不久她想知道,在中国如何才能尽快找到资金、成为导演。看着女孩不安而焦躁的双眼,董越十分理解她急切进入电影行业的心情,却无法回答她的问题。“如果我是制片人,不凭她这焦躁的眼神,就不会选择同她合作。”董越表示,“试想,怀着这样浮躁的心态,又如何能够在电影中冷静地表达自己的真实感受?”

关于如今想从事电影工作的年轻人,董越还分享了另一个故事。在拍摄《暴雪将至》时,一个从香港一所大学毕业的女孩前来应聘助理,她当时在为一档娱乐综艺节目工作,希望转行参与电影制作,并且对自己的能力十分自信。董越出了一个题目,让她通过邮件的形式回答。第一次收到邮件时,董越发现女孩的答案完全来自在百度上搜索后的复制粘贴,于是对她思考不能只停留在互联网的程度,应该

去图书馆寻找答案。几天后,女孩又发来新的邮件,但内容依旧不够理想。当董越决定再给女孩一次机会的时候,她却主动放弃了,并坦言自己力有不逮。“她开始的自信满满,也许是因为她误解了电影行业,因为做电影最需要专注和耐心。后来我想,可能她真正喜欢的并不是电影,而是成功和受关注的感觉。”董越说。

很多人并不知道,董越早在2006年就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了,蛰伏11年后才拍出了获奖无数、口碑上佳的《暴雪将至》。“在与电影绝缘的11年间,我积累了自己的人生阅历与生活经验。”董越表示,“现在回过头来想,11年前即便给我机会和资金,以我当时的认知能力,也根本无法拍出《暴雪将至》这样的电影。再进一步想,我甚至可能会因为绝望而彻底离开电影行业。”

在拍完《暴雪将至》后,董越充分做好了影片沉没大海、不为人所知的准备,因为在他眼中,电影导演的心态一定要平静,不能有太多的功利心。董越建议,青年导演要尽可能地增加自己的阅读量。“阅读不能取得立竿见影的成功,却能让人更加聪颖,能让人冷静下来,获得更大的格局和视野。”此外,他还希望青年导演增强与人沟通的能力。“学校教授的都是开机后的事,其实拍电影更难应对的事发生在开机前。电影制作经验固然重要,但成为一名导演有时更要依赖生存经验:如何选择合作者?投资人是否值得信任?怎样让剧组顺利运转?这些都取决于导演常年的生活积累,尽管还没有开机,电影拍摄其实已经开始了。”

在因拍摄《厉害了,我的国》一举成名之前,导演卫铁曾经创作过《远乡》等以家乡湖北为背景的电影作品。他认为,对于青年导演而言,“故乡”和“行走”是创作的两大“法宝”。“我的身体虽然离开了家乡,但精神从来没有离开过,因为我所有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法,都与在家乡的生活轨迹密切相关——对故乡的眺望,是导演创作的一个母题。”卫铁表示,“去年为了拍摄《厉害了,我的国》,我和摄制组走遍祖国的大江南北,接触到了各行各业的人,他们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辛勤地奋斗着,他们才是这部电影的作者,我们只是用摄影机记录了他们的生活。”《路过未来》导演李睿珺高度认同卫铁的观点:“青年导演不该忽略身边广大普通人的生活,他们虽然是银幕上的少数派,却是生活中的大多数。对于电影创作者来说,真实而普通的生活中的资源与养分,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



电影《路过未来》剧照

新闻链接

## 第13届华语青年影像论坛闭幕

本报讯(记者 李博) 9月16日,由中国电影家协会、武汉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13届华语青年影像论坛在湖北武汉落下帷幕。在闭幕式暨年度新锐影人推介盛典上,《暴雪将至》获得年度故事片,董越(《暴雪将至》)和郭修敏(《光》)获得年度新锐导演,张林子(《镜像人·明日青春》)和杨明明(《柔情史》)获得年度新锐编剧,周游(《镜像人·明日青春》)和庄仲维(《光》)获得年度新锐男演员,尼玛颂宋(《阿拉姜色》)和田天(《北方一片苍茫》)获得年度新锐女演员,王维华(《阿拉姜色》)和巴日虎(《镜像人·明日青春》)获得年度新锐摄影师,才项秀和桑斗杰(《阿拉姜色》)、张琪(《芳华》)获得年度新锐剪辑师,郑辰、宋晓杰(《动物世界》)和李昂(《镜像人·明日青春》)获得年度新锐录音师,王宇波(《爆裂无声》)和黄艾伦、翁玮盈(《某日某月》)获得年度

新锐原创音乐,肖乾操(《暴雪将至》)和焦峰(《北方一片苍茫》)获得年度新锐制片人,《罗长姐》获得年度纪录片,《大护法》获得年度动画片,《霾海》获得年度动画短片。

此外,论坛的“新青年制造”项目创投评委会评选出了5个优胜项目:优胜大奖《我是人贩子》(杨广鹏),最佳创意奖《城市漫游记》(张宏明),商业潜力奖《漫长的告别》(王曦德),关注儿童奖《小鹤卓玛》(王钊),创意武汉奖《生为树下》(余穆文)。

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影协副主席奚美娟出席闭幕式并颁奖。中国影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张宏,武汉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网信办主任严中兴分别在闭幕式上致辞,武汉市政协副主席陈光菊出席闭幕式。谢飞、陈国星、黄军、文隽、袁锦麟、郑大圣、霍廷霄、周新霞、王丹戎、舒楠、娜仁花、吴若甫、孙洋、保剑锋、李睿珺、张慧雯等为年度新锐影人颁发了金凤雏杯。

艺林

# “话剧回家”,让戏剧的种子生根发芽

——全国首个“话剧普及教育示范区”的山东滨州经验

□本报记者 张悦

他是“土地爷”,她是“老太太”,一张张还十分稚嫩的面孔扮上装还真很像个样子。日前,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菊隐剧场,一场特别的话剧展演引起业内广泛关注。这场特别的展演来自山东滨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由百川小学、第二中学和中海中学三所滨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普通中小学的师生自编自演的三部原创话剧《三袋麦子》《我想要的爱》《放飞心中的梦想》在北京的小剧场上演。“劳动创造奇迹”“呼唤亲情回归”“关爱留守儿童”这些主题鲜明、积极向上的小话剧十分精彩地传递出孩子们的心声。演出这些剧目的孩子们的表演虽然稍显稚嫩,却有板有眼,可圈可点,向到场的热心观众和热心于戏剧教育的专家们展示了话剧普及教育的可喜成绩。

专程前来观看演出的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剧协主席、著名表演艺术家濮存昕,不久前升级为“濮姥爷”。他在观看了孩子们的演出之后,充分肯定了“小演员”的用心表演。他说,群众性艺术展演,既有利于培养观众,又能从娃娃抓起做好艺术普及教育,非常值得大力提倡。尤其是孩子们演孩子们自己的事情,是一种通过戏剧认识生活的方式,“戏剧的终极是阅读”,通过阅读丰富想象,模拟生活的样貌,“我在看这些孩子演戏的时候感觉自己就成为他们中的一员,有代入而又投入的感觉”。正如濮存昕所说,热爱艺术,接受美育教育,会让“你们碰到什么不开心的事情自我调解、有所释然。”同时,他也对孩子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定要具备戏剧演出的基本功;要张大嘴大声说台词;一定不要用麦克风。

其实,山东滨州这场“轰轰烈烈”的话剧普及教育活动才刚刚开始了半年的时间。今年1月,为落实十九大精神以及国务院关于做好美育教育的号召,山东滨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率先提出了“话剧回家——建设全国首个话剧普及教育示范区”的设想,按照“政府主导、财政支持,社会参与”的模式,吸引北京优质艺术普及教育资源,由山东崇广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协助落实,实现了全员发动、全面推开、全区域覆盖话剧普及教育。

据了解,“话剧回家”项目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即话剧进校园,话剧进社区,话



濮存昕辅导孩子们

剧进家庭。其中,话剧进校园在滨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教育局的率先推动下,详细制定了话剧普及教育的三年规划,由教育局领导统领,组织区内中、小学百余名普通教师,克服学时安排等诸多困难,系统学习戏剧教育方法,为解决艺术教育师资匮乏问题,做出了有益的探索。山东滨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教育局局长吕春勇介绍说,我们在开发区的8个试点学校积极开展系统的戏剧教育活动,让学生老师直接进行“实战”,排练演出校园剧目,并组织了开发区首届话剧展演,获得了广泛好评。仅仅一学期的时间,话剧普及教育就让学校、老师、学生尝到了甜头,从而激发了将话剧教育方式引进各科教学,改变传统教育理念,全面提升素质教育的热情。

而在京的这场汇报展演,就是滨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全国首个“话剧普及教育示

范区”的初步成果展示,也是加强美育教育、转变教育理念迈出的坚实步伐。让人欣喜的是,在2018(北京)演艺博览会上,山东滨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教育局还荣获中国演出行业协会艺术普及教育工作委员会表彰,这也是对他们具有卓识远见、率先投入艺术普及教育研究的充分肯定。

汇报展演在一片掌声中圆满结束,他们还要坐上大巴车赶回家赶回学校。参加展演的滨州孩子和老师们纷纷表示,这场进京演出给予他们莫大的鼓励,也给了他们更大的信心。正如一直关注艺术教育的戏剧专家刘章春所说,“从零基础到开放艺术天性,滨州的作法其实就像播下一粒戏剧的种子。相信不久后肯定会生根发芽,枝繁叶茂,也希望这戏剧的种子能够迅速播送出去,让更多的地方来效仿、来实施,带动戏剧普及教育真正的繁荣。”

1947年至1948年,理查·施特劳斯在生命的最后岁月里写下了他对人生无限眷恋的传世杰作,女高音和管弦乐队的《最后的四首歌》,它是理查·施特劳斯艺术生涯的终乐章,也是浪漫主义时代的终结篇。全曲由相互关联又彼此独立的四首乐队歌曲《春》《九月》《入睡》和《黄昏》组成,这四首隽永而感人的歌曲,展示了高贵的生命在落暮时分的绚丽。

9月14日,中国爱乐乐团在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举行了新音乐季的首场音乐会,其中的华彩篇章就是《最后的四首歌》。中国爱乐乐团驻团作曲家邹野此前曾将理查·施特劳斯《最后的四首歌》中的《黄昏》改编成弦乐队演奏的版本,由中国爱乐乐团在2017亚洲巡演期间首演。而在这场音乐会上,邹野则完整地将“四首歌”为弦乐队重新配器的作品第一次上演。

在乐团艺术总监、首席指挥余隆的带领下,中国爱乐乐团首先用莫扎特的《喜悦欢腾》这首充满了庆典性质的作品,奏响了新音乐季的第一声。俄罗斯女高音歌唱家奥尔加·佩列佳特科展现了世界一流歌唱家的艺术水准,她声音甜美,技巧卓越,而这部作品原本就是为了展示作曲家同时代最杰出的歌唱家的声乐技巧而创作的。莫扎特的《喜悦欢腾》分为四个段落,歌词与所表达的情感虽然也具有宗教性质,但其中洋溢着喜庆气氛以及华丽的声乐技巧,令听者即使抛开文字依然可以感受得到。

本场音乐会的重头戏,则是两部颇具相似性的音乐作品——它们都是后辈作曲家对前辈作曲家作品的重新

演绎。“施特劳斯是伟大的管弦乐大师、歌剧作曲家。除此以外,他一生都在写艺术歌曲。这其中,乐队歌曲又是他在艺术歌曲领域中的非常有个人特点的创作体裁。他的乐队歌曲是集文学、人声、交响乐三者的整体思维的作品。这四首歌无论在旋律和乐队部分都是浑然一体的作品”。邹野为弦乐队而改编的理查·施特劳斯《最后的四首歌》是在原曲的基础上,用弦乐队来展示其原作的人声及管弦乐队所表现的意境,因为没有人声,也就没有具体的歌词,从而,让新作更具诗意和联想。弦乐队有其人声的歌唱性,在管弦乐队里是最具人性的乐器。“中国爱乐乐团的弦乐队是一个非常有力、有强大的艺术感染力的声部,弦乐改编曲理查·施特劳斯《最后的四首歌》就是以大师的原作为基础,以超大的弦乐队、用纯粹的乐队语言来重新演绎杰作。”邹野表示。

同样在本场音乐会上上演的,还有勋伯格为勃拉姆斯G小调钢琴四重奏配器的管弦乐版本。中国爱乐乐团早在创立伊始就曾演奏并录制过这部作品,是乐团当之无愧的保留曲目。而它作为《最后的四首歌》一样,都是通过作曲家的视角审视其它作曲家的作品。正如邹野所说,历史上对一部音乐作品的改编由来已久,或是一首民歌及声乐作品,或是一首完整的器乐作品甚至一部大型的歌剧。至今流传下来的改编曲中有的是由演奏家改编,而近代以来,有更多的作曲家从新的高度对前人的作品进行改编,特别是从钢琴和室内乐作品改编成供交响乐队演奏的大型作品。

现场

# 雋永的『四首歌』,是对前辈的致敬

□初一

中国爱乐新乐季首场音乐会上演

资讯

## 中国儿艺剧目亮相国家艺术院团演出季

本报讯 由文化和旅游部主办的2018年国家艺术院团演出季日前拉开帷幕。作为文化和旅游部直属的唯一一家国家级儿童艺术院团,中国儿艺在演出季期间推出了现实题材儿童剧《我想对你说》和传统文化题材保留剧目《月亮草》两部剧。《我想对你说》正视当代孩子丰富的现实生活,由中国儿艺与北京市东城区分厅小学的学生共同创作、同台演出,是中国儿艺“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主题活动的又一实践,也是中国儿艺帮扶学校开展美育特色教育的又一次成功实践。《月亮草》

是中国儿艺2018年最新创作的一部儿童剧,也是第八届中国儿童戏剧节的开幕剧目。该剧老戏重排,故事新编,力求使内容更贴近今天孩子们的审美和价值取向,在民间故事的讽刺幽默中寻找至善至美,赞美勤劳务实。据悉,秉承“高品质、低票价、公益性”的原则,中国儿艺在演出季期间依旧实行50元至180元的普惠价,同时邀请困难群体免费走进剧场,并举办“工作坊”“演后谈”等艺术普及活动,做展演剧目文创产品开发,丰富和延伸剧目的品牌内涵。(文 慧)